

东方女性

周德彬 / 著

清白为人

坚韧执著

力行自强

不负天下



013070154

I247.57

2860

东方女性

周德彬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I247.57

2860



北航

C1678746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东方女性 / 周德彬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3. 5

(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)

ISBN 978-7-5063-6928-2

I. ①东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9385号

东方女性

作 者：周德彬

责任编辑：那 耘

装帧设计：刘之君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 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 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（作家在线）

印 刷：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×230

字 数：350千

印 张：34

版 次：2013年8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928-2

定 价：42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周桂林

周德彬 江苏宜兴人。一九四七年生，当过教师，担任过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乡政府副乡长。出版过长篇小说《浊水清流》《八品官儿》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企业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在美丽的算计之中，高天惠终于出现在他的小人图里。之所以，他深爱着高天惠，在他的心目中，高天惠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从三四十岁开始打拼，经过曲折的路程到成功，至少也要四十年了。而站在他面前的，不过是三十岁还不到的娇媚少妇。她高挑的苗条身材，一派波音长发，俊秀的双脸庞就像乌云中露出的满月，面道修长的眉骨渐细渐淡隐进鬓角，一双忽闪忽闪的眼睛随着微微上翘的睫毛上下跳动，端庄秀气的鼻子下面泛出阵阵红润。嘴角分明的樱桃花瓣小嘴，随着呼吸的翕动，两腮上的一对酒窝时隐时现。这分明是仙女再世不凡。高天惠美丽的容颜和高雅的气质，简直把高天惠迷倒了。

钟爱因鱼网不是她的名，其实在骨子里，她的鱼色远胜过金财。别看她已经四十岁头，却是歌厅和舞厅的常客，每当她的工作累了，他就要求找地方调休，他调节身心的最好方法就是泡女人。他首先从自己的身边找女人，这样知根知底，安分可靠，而且可以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只要被他缠中的女人不离，没有不掉入虎口的，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玩了多少女人。

他为玩女人曾经付出过沉重的代价。那就是被原籍同上所派的孙在英飞走。

孙在英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，大漠毕业后分配在国土所担任资料员，业务能力的两年中就晋升为副所长，这在国土局系统中是绝无仅有的，她的破格提升和任用，连期间到底翻越过多少“男人山”，付出多少代价，只有她自己清楚。记得刚到国土所工作不久，前任所长泡汉中下乡调研，第一眼就看中了她，两人眉目传情当天就去了房，那时她还是未嫁

序

储福金

与德彬兄相识，源自一段奇缘。

1971年的早春，未满十九岁的我插队宜兴县父亲老家有两年时间了。在挖泥炭的河工上，被指挥部叫去，让我斗私批修。那时我年轻气盛，又多读了一些书，对“文革”多有不满言论，也就成了被审查的对象。接着抄了我的家，搜出了我与几个好友往来的信，坐实了罪证。于是我的问题升了级，被移押到河西偏僻的西窑，在那里被关了两个多月。

在那里，我初见周德彬，他是审查我的工作组成员。

那时的德彬也年轻，对我这个“反革命分子”甚是友善，曾暗地里给了我一些提示。我在被关期间肉体上没有受到折磨，也应该与他有关系。这在当时来说，是很不容易的。

从窑屋出来，那是我人生的一段绝望时期，德彬还与我时有通信。一直到我转插金坛县，在新的环境中，想隔绝那个事件的影响，也就不再联系。

三十多年后的一天下午，宜兴市文联主席徐风给我打来电话，说请我去宜兴参加一位作者的新书发布会。开始我有点迟疑，因为这些年来此类活动比较多，而参加一个活动往往需要两天时间，偏偏我手头上又正写着东西，但听徐风说到作者名字周



精品工程

东方女性

德彬时，我便一口答应了。

老友见面，岁月在各人身上留下了沧桑痕迹，当年的形象还依稀可辨。谈及往事，德彬几次说到一个书名，说可惜了。他的乡土口音很重，我再问再细听，才想到那是我在那个年月里写在几本练习簿上的几十首诗，取名为《恒煜集》。“煜”是光耀明亮的意思，恒煜，乃永远光明的意思，可见年轻的我内心之狂，被批被斗实在是我的宿命。那几本练习簿抄家时抄走了，里面多有感叹社会与人生苦难的诗句，实是“罪证”。多年以后我连集名都忘记了，德彬却还记得，说那些诗很有艺术性，失落了太可惜了。而我后来成了小说家，不再写诗，也没有旧时情调很浓的咏叹兴致了。

分开这三十多年中，德彬长期在政府工作，从基层一步一步，做到副镇长。官林镇是宜兴的重镇，工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宜兴的三分之一。德彬就是在官林镇的工业起步发展的年代中，担任分管工业的领导工作，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后，便下海经商办企业了。十多年中企业上了规模，德彬把主要的经营传给了儿子，开始从文，下笔便是六十万言，那次我去参加的就是他长篇处女作《清水浊流》的新书发布会。

《清水浊流》直面描写“文革”，写出了那场灾难性运动中的人性表现，浊水之中自有清流。某个章节中的某个被关押的“年轻反革命分子”还有着我的影子。

这一本书的出版是在2008年，两年后，2010年我又去宜兴参加德彬的第二部长篇的新书发布会，这一本三十多万字的《八品官儿》，是作家出版社出的本版书，发行很好，单单宜兴新华书店就发行了四百多本。德彬在这本书里，写了那些主角是乡镇的官员，那些人与事，都是他最熟悉的，他写得生动，也写得真实。

再两年后，也就到了现在的2012年，德彬又拿出了这本三十多万字的长篇：《东方女性》。

《东方女性》这部作品我是一口气看完的，女主角高天慧下岗到创业，从商场到官场，似乎有漂亮女人的优势，又较男人有深一层的痛苦。面对物欲利诱，声色犬马，她严守道德规范，不为所动，然而世俗眼光，浑浊的淤流，女人漂亮就是罪过，她一次次被性扰，被人议论，被丈夫猜疑，最终劳燕分飞。身正不怕影子歪，她靠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向成功。德彬是讲故事的好手，有峰回路转；有柳暗花明；有层层铺垫，却势去无回；有天马行空，又固守中心。字里行间弥漫着正义与向上的氛围，写出了爱情与生活的甜美，清廉与贪腐的较量，写出了万花筒般的时代。无论商场与官场，都是德彬谙熟的天地，特别是表现行内生存之道的细节和带有人生哲理的描述，贴切而精到，平实而灵动。

德彬兄常说，他是受我影响搞创作的，分开的多少年中，他一直关注着我发表的作品，常向家乡的亲友介绍我的过去与现在。他对创作有一种神圣感，充满着热情，六十岁以后的他坚持每天四个小时写作，比我们许多的专业作家要敬业，要刻苦，有一种很纯的文学精神。他已有数亿资产，根本不会在意稿费的一点收入。而社会上还兴什么用钱来衡量作家的所谓排行榜，在他眼里甚是可笑。

其实，德彬从事创作，主要是受众多经典文学作品的影响，他喜欢看书，过去在官林区委工作的时候，经常在区下属的八个公社出差，有的是水路交通，下了船，在一家简陋的小旅馆住下，一本书拿起，就不愿放下，常常会看到天明，几乎遗忘了第二天的工作。他有深厚的文学积累，又有深厚的生活积累，一旦



东方女性

精品工程

创作，才得喷发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一本比一本写得好。

现在，德彬已是中国作协会员，是江苏企业作家协会的副主席。他已在构思第四部长篇，准备写新的题材。我祝愿他，并有所期待。

(作者为著名作家、江苏省作协副主席)

第一章

高天慧百无聊赖地坐在办公室里。清静得没有一个人来她办公室，这使她感到莫名其妙的茫然。

要是在往常，她主管的营销部是企业最热闹、最繁忙的一个部门。出差在外的销售员回到厂里，首先要向她这个部门经理汇报，要出差的必须在她这里接受任务，由她核准出差费用并签字后，才能去财务部领取现金，然后搭车或者乘飞机，奔赴要去的目的地。

天元树脂化工厂销售近亿元，所有的产品都要经过发往全国各地，然后再把货款汇拢到财务部。如此循环往复资金周转增值，每年要创造千万元的利润。别看她年轻，今年才二十八岁，可她在这家厂工作已经五年了，主管这个营销部也两年多了。

高天慧清楚地记得，五年前从石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，她跟随男朋友俞济中来到武泾县城。不，俞济中现在已经是她的丈夫了。他们在大学里是同学，从相识、相知到相恋，毕业后她不愿意回到经济落后的皖北农村，宁愿离开家乡父母，来到经济发展较快的江南。随着工作单位的落实，他们很快就结婚了，而且还有了爱情结晶——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叫俊俊。

俞济中毕业回乡安排分配工作，十分理想顺利，待业不到一个月，人事局一张介绍信，就到县政府办公室上班了。这不是他本人的优势，那是靠他爸俞百顺是县政协副主席的权势。俞济中在大学学的是经济贸易专业，却改行从政了，干的是副县长郑明君的秘书，



精品工程

东方女性

随着郑副县长升迁为县长，他现在已经是县长秘书了，在政府办还挂了一个副主任的职务，已是一个副科级干部了。

依俞济中当时的想法，他也想让高天慧进机关当公务员，可是没有一点背景和关系，要进机关谈何容易，就是有钱去拉关系，也不一定能够进入这官府衙门。高天慧两手空空，连生活费还是依靠男朋友担待，哪里还有钱去拉关系？俞济中也替她求过爸，帮天慧在政府机关谋一份差事，进不了机关，进一个事业单位也行，可他爸爸迟迟没有落实。也许是他没有把这个准儿媳的前途当一回事，也许是这个政协副主席没有多大的实权了。可高天慧并不是冲着这个有权的准公公来这里的，她割舍不下与俞济中分离的痛苦，更不想丢掉所学的专业，她看中了这个经济发达的江南县城，她自有她的主张，她住进招待所，天天往人才市场跑，察看行情，收集企业用人信息，寻找适合自己专业的岗位。

商品不进店叫直销，说话不拐弯叫直爽，电视不剪辑叫直播，班车不停靠叫直达。老天不负有心人，她了解到县天元树脂化工厂要招一个本科专业的化验员，于是她直接跑到厂里找到了厂长，没有通过县人事局就把自己直销出去了。

她打电话告诉俞济中，兴奋地说：“我找到工作了，是去天元树脂化工厂当化验员，还是个国营企业呢！”

俞济中说：“再等等吧，我爸正在帮你落实事业单位的工作呢。”

高天慧说：“谢谢你爸！不必再为我操心了，我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岗位，学有所用，最好不过了。”

俞济中不再多说了，他知道天慧进机关当公务员他爸也有难度。时下进机关有进机关的好处，到企业也有企业的优势，只要企业的效益好，挣的钱比公务员还多呢。

一对小情人这么快就落实了工作，一个是政府机关公务员，一

个是国营企业技术员，着实让人羡慕了一番。不了解内情的人，特别是毕业后还没有落实工作的女孩子，都以为高天慧的安排是准公公出的力，后悔在大学读书时没傍上一个干部的儿子。

高天慧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，因为她喜欢千变万化的分子和原子，把几种不同的物质混合在一起，加热后原子与原子进行激烈的碰撞，经过重新结合又产生了新的分子，一种物质消失了，另一种新的物质又产生了，这是多么奇妙而又伟大的变化！她为自己的专业对口而高兴。

现今的大学生越来越多，读了喜欢的专业，毕业后能否做到学以致用，也是一个未知数，很多人读了四年大学，干着和所学专业毫无关联的事情，这到底算不算走了弯路，或者是浪费了四年时间，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的答复。像鲁迅学了医改行写文章，成为流芳百世的大文豪毕竟是凤毛麟角。高天慧认为俞济中学的是经济贸易专业，他爸就应让他去商业局或者外贸局工作，发挥他应有的特长，而现在干的与他的专业毫无关联，整天与政治术语和权力做游戏，绕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让人羡慕，那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。她庆幸自己没有被别人主宰，找到了理想的工作。

化验室的工作是机械的，各车间生产领用的原料必须先化验，后使用，一般情况下都是合格的，但有时也会出现不合格的现象。有一次，原料化验时出现了异常情况，高天慧立即向生产副厂长邵辉作了汇报，邵副厂长说：“是哪个化工厂的？”高天慧说：“是南化的。”邵副厂长说：“南化的会有什么问题？这个大企业的质检绝对没问题，你就签上合格二字，赶快让车间领去生产吧，耽误了时间谁负责？”既然主管厂长都这么说了，多数时候高天慧总是听他的，生产过程也出不了什么问题。这样的次数着实多了。可这一次天慧与邵副厂长顶上了，说什么也不同意把这批原材料发往生产车间，



精品工程

东方女性

邵副厂长也冒火了，他说：“天大的事情有我顶着，还轮不到你来担责任！”天慧不温不火地拿出两瓶样品说：“邵厂长，你看看这样品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，这瓶颜色淡一点是南化上一批供的货，这瓶颜色深的是刚从南化发运过来的，经化验有三项指标不达标，惟独这批材料不能用，如果依你让车间领用了，准出次品，你也担不了这个责任，这是几十万元的损失啊！”邵副厂长不作声了，他拿过化验单反复地看，又把样品进行仔细的比较，然后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供应科是干什么吃的，非查它一个水落石出！”说完拿着样品去往厂长办公室。高天慧看着远去的邵副厂长，她放心了，心里像落下一块石头。

高天慧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这件事情闹大了。很明显，是供应科干了吃里扒外的事，厂长刘洪大是个爱厂如家、大公无私、疾恶如仇的老厂长，立即责成厂纪委查清此事。纪委书记冯玉彬顺着发票序号，发现这批材料是南化公司下属的一个民营三产公司的，是用南化产品调配而制成的。事情弄清了，供应科三名干部各得了对方的回扣，这是建厂以来最大的贪污受贿案。厂部召开了职工大会，通报了这个损公肥己收回扣的违法犯罪案件，并把这三名干部开除出厂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高天慧当然是大功臣，为厂里挽回了几十万元的损失，受到了刘厂长的表扬，从此邵副厂长对高天慧刮目相看了，再也不会说“天大的事情有我扛着”这类狂妄语了。

高天慧敬业负责的工作精神也获得了领导和职工的信任与好评，她再也不是一个不起眼的化验员了。生产科长有关技术上的事情不耻下问，同她商量，车间主任在生产上碰到难题更是向她请教，连供应科长对她说上几句好话，就怕采购的原料再被她查出这样那样的问题。而高天慧个性极好，从不骄人，总是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类问题。进厂的第一年，就被评上了先进工作者。

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，乡镇集体企业首先引进了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，这无疑是对管理体制落后、经营管理死板的国营企业无情的挑战。天元树脂化工厂也和其他国营企业一样，销售市场缩小了，人才被挖走了，曾是全县的利税大户，财务账上出现了亏损，职工工资发不出了。身为党总支书记兼厂长的刘洪大也感到跟不上形势而落伍了。他向县委提出改革方案的同时也向组织辞去了厂长的职务。企业职代会通过充分酝酿，民主选举副厂长白肖尘为新厂长。刘书记不忘培养接班人的职责，把一批在生产经营一线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，就在这大变革、大分化、大组合的改革中，高天慧和一批优秀青年骨干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白肖尘接任厂长后，首先向县委县政府提呈了要求承包经营权的报告。他的胆子也真够大，一个亏损企业，欠着银行几百万元的贷款，拖着兄弟单位上千万元的应付款，居然要扭亏为盈，还要上交县政府二百万元的利润，是不是新官上任热昏了头啊！全厂的职工在担心，厂承包集团也在担心，可白肖尘自有他的办法，他把承包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各车间、各科室，各车间又把指标落实到班组，承包到个人，把一批闲散的富余人员组成了一个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三产公司，承包经营责任制打破了几十年吃大锅饭、平均主义分配的制度，车间以生产产品结算工资，销售以销售货款结算工资，每个岗位都有考核标准。这一招还真管用，企业居然扭亏转盈了。白肖尘在半年度的职工大会上说，全厂一至六月已实现利润三百五十万元，职工平均工资翻一番。高天慧无疑是企业骨干中的骨干，她的工作深得白肖尘的赏识，她得到了白厂长一个万元大红包，让她高兴得几夜都睡不着觉，连俞济中都不得不佩服地跷起了大拇指。

当然，高天慧不是无缘无故就会得到白肖尘这么高的奖励。除了她的化验工作从不出差错外，她还为厂里挽回了一笔巨额损失。



精品工程

东方女性

那是一批存放时间过长的产品，远销到蜀都，那个装饰公司没有及时使用又堆放在仓库里近半年，再拿出使用时表面都干结了，使用单位提出了退货，白肖尘咽不下这口气，来问高天慧怎么办，高天慧说：“这批货物还是未承包经营前放在仓库里的，使用单位又催得急，如果立即使用并不会发生变质问题，谁知道他们又堆在仓库里这么长时间，产品使用说明书保质期的时间标得很清楚，我们是有责任的，但他们有更大的责任。不过为了打开市场，不失掉用户，我们还是应该主动上门去服务的。”白肖尘说：“照你这么说，还有挽回的余地？”高天慧说：“当然有。我估计桶装的密封程度不太好，桶内的丙酮蒸发了，只要再加上适量的丙酮搅拌一下，就能使用了。”白肖尘听后才知道这批货物并未报废，心中一阵高兴，说：“小高，还是你分析得有道理，这个质量纠纷你去蜀都处理吧。”

高天慧欣然接受任务，乘机飞往蜀都。为了这一大批产品，各说各有理，谁都不愿让一步，这是多么艰苦的一场谈判啊。装饰公司的陈经理扬言要把天元树脂化工厂告上法院。高天慧反问一句：“你有赢的绝对把握吗？”陈经理答道：“当然有，产品是你们的，变质不能使用，你们当然要负全部经济责任。”高天慧镇定地说：“要是责任是你们的，我们要反诉你们，赔偿我们名誉损失呢？”陈经理跳了起来说：“除非你们行贿了法院，不讲理！”高天慧说：“说话要讲道理，法院判决凭的是证据。你信口胡言只能说明你内心的空虚。现在我只要拿出一个证据，你就不会这么狂，就不会去法院起诉了。”说完后她从公文包里拿出产品交易合同书、产品使用说明书交给陈经理，她又继续说道：“你拿着这两份资料去找一个懂法律的律师请教一下，然后再来与我上法庭打官司。”说完挺胸阔步走出了陈经理的办公室。

高天慧走到马路上，招手要了一辆的士车，直接去都江堰风景

区了。她要趁着这工作的间隙，去看一下这个闻名世界的都江堰水利工程。

第二天早晨，高天慧还没有起床，门铃响了，她急忙起床，只见陈经理已在门口等她了。

高天慧笑着说：“这么早就要拖我去上法庭？”

陈经理说：“不去法院了，咱们协商吧。”

高天慧反守为攻说：“现在我不愿协商了，反过来我要起诉你赖账不付货款了。”

陈经理笑着说：“高同志，高姑娘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，请你原谅我昨天的粗暴，高姑娘，你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，懂业务，还精通法律，我同意协商还不行吗？”

陈经理的企业是一个规模不大的装饰公司，这批环氧树脂过期失效不是他管理不精明，而是甲方临时改变了施工用料的产品，使这批环氧树脂搁置在仓库里，等到另一个工地施工时，表面干结已经不能使用了。一下要损失上百万元，他内心确实是很着急的。高天慧看他讲话结巴可笑的样子，心也软下来了，她乘势说道：“这批货物的变质，论责任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看在我多年的业务关系上，我可以让你公司不受损失，你们施工队不是有搅拌机吗，我带来了催化剂，你再去买些丙酮，只要通过技术上的处理，这批环氧树脂就照样可以使用了。”陈经理惊讶地说：“如果通过处理就能使用，我立即把货款付给你们！”

陈经理终于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。

不打不成交，不打交道成不了朋友。陈经理是一个感恩图报的人，他把业内的同仁都介绍给高天慧，天元树脂化工厂的产品在蜀都一下热销了，高天慧订了上千万元的销售合同满载而归。白肖尘厂长特意在国际饭店最高档的餐厅为她洗尘接风，按厂规定，一次